



王世貞論硯與明仿宋古硯

■ 陳慧霞

筆墨紙硯本是士人文房書案不可或缺的用具，唐宋之後更從實用的層面被提昇至文化藝術的層次，其中硯臺不僅可以終生相伴，還能代代相傳，遂成為文人愛好收藏與鑑賞的古器。王世貞（1526-1590）作為十六世紀後期的蘇州文壇領袖，擅長品評歷代法書、繪畫，並論及古銅器與瓷器等器用，同時關注晉唐及宋代的古硯，其《弇州四部稿·宛委餘編十五》繼承宋人對於硯臺的看法，從歷史的角度，總結前代對硯石的品評、詮次以及硯式等的意見。本文以其著作為中心，配合此次「寫盡繁華——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」特展展品，討論晚明文人的仿宋古硯以及他們對於硯臺的審美觀。

硯石無如端歙

唐宋士人對於硯石各有所偏好。唐代柳公權（778-865）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，絳州黑硯次之，北宋歐陽修（1007-1072）和蘇軾（1037-1101）不表贊同，認為青州石末硯為陶硯，無法與石硯相提並論。北宋早期的蘇易簡（958-997），為翰林院學士，博學多聞，編撰最早的文房專書《文房四譜》（雍熙三年〔986〕自序），書中以「歙亞於端」，「澄泥亞於石」，也就是依次為端、歙、澄泥。另一位北宋杭州書家唐詢（1005-1064），字彥猷，著有《硯錄》，以青州紅絲石硯為第一，他的好友歐陽修和蔡襄（1012-1067）卻深覺疑惑與不解，而以「龍尾遠出端溪上」。至明代王世貞則是從歷史的角度，總結唐宋硯石的排名言，硯先是以青州石末（陶硯）為第一，後始重端、歙、臨洮；至於好事者用銅雀臺或未央宮瓦硯，「皆不及端歙」；而蒼玉硯、信州水晶及青州紅絲石等等，「要之無如端歙也」。

王世貞認為南宋趙希鵠（約 1170-1242）對於端、歙的辨論甚精，其論硯主要引用趙氏《洞天清祿集·古硯辨》，針對端、歙、洮河綠石三類硯石的色澤、細潤、發墨和久用與否的論

述，並且補充明中期陸深（1477-1544）《春雨堂隨筆》關於歙硯舊坑，與趙希鵠微有異同的記載。此次特展展出硯臺五方，其中一方〈王世貞銘涵星硯〉（圖1），端石，硯面平寬，微凹為墨池，墨池畔一短柱突起，柱心為石眼，呈青綠略帶黃色，一般喻為「星」，故稱此硯為「涵星硯」。硯壁刻王世貞草書題詞：「玉為質，溫潤而栗，金為聲，和之則鳴。世貞。」（圖2）內容是說硯質溫潤如玉而堅固，擊之清脆如鐘，玉振金聲的音韻響亮和諧，猶如才德兼備、學識淵博之士。此硯石色紫褐帶紅褐斑及金線，長 22.5 公分，大而厚重。

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另一方明〈王世貞銘端硯〉（圖3），硯側壁楷書銘：「刻石骨，出雲腴，供吾翰墨。礪我廉隅。弁州山人。」是說此硯石出自堅硬的巖石，如雲般豐潤光潔，供我筆墨以書寫文章，磨鍊方正不苟的品行。硯另一側壁「隆慶辛未（隆慶五年，1571）孟冬識」，印「元美」。此硯色紫，有青花、火捺、焦葉白紋理，長 9.8、寬 9.5、高 2.5 公分，近方形，硯與墨、筆及水盛共同置於上下雙層的木盒內，攜帶方便。本次特展明〈文嘉銘井田硯〉（圖4）和此硯硯式極為接近，也是一方



圖1 明 王世貞銘涵星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明 王世貞銘涵星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 明 王世貞銘端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該院網站：<http://www.dpm.org.cn/Home.html>，〈端石銘奔州山人抄手硯〉，藏品號：故133783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9月23日

形小硯，長 6.5、寬 5.7、高 1.2 公分，石色青黑有芒，硯面淺琢陽文「井」字，硯背琢陰文「井」字，是文人以硯為田的意思。硯背刻隸書銘：「用靜得壽，良田多有，食我無苟。文嘉銘。」（圖 5），是用北宋詩人唐庚（1071-1121），硯以鈍為體，以靜為用，故壽以世計，能永年的典故。文嘉（1501-1583）為明代吳派領袖文徵明（1470-1559）的次子，當時蘇州書畫世家的代表人物，較王世貞年長約二十歲，嘉靖

四十四年（1565）嚴嵩被抄家時，文嘉曾被邀請前往清點其收藏，於隆慶二年（1568）據此編有《鈐山堂書畫記》，記錄嚴嵩書齋「鈐山堂」的書畫藏品。

以史論硯

王世貞論硯除了硯材，並重視硯式的演變，主要引用南宋米芾（1051-1107）《硯史》的觀點。宋代記錄硯式的譜錄另有唐詢的《硯錄》、唐積（生卒年不詳）的《歙州硯譜》（書成於治平丙午〔治平三年，1066〕歲）、葉樾（活動於光宗朝，1189-1194）的《端溪硯譜》，各列舉硯式十七種、三十九種及四十九種。或有附硯圖者，如高似蓀（1158-1231）《硯箋》四卷，原書散佚，散見於明代沈津（生卒年不詳）編《欣賞編·硯譜》（正德辛未〔正德六年，1511〕長洲沈氏刊本）等，並影響明代高濂（活動於萬曆年間，1573-1620）《遵生八箋·論硯》（萬曆十九年〔1591〕初刊），以上硯書是將各種硯式並呈，有鳳池硯、玉堂硯、辟雍硯等，



圖4 明 文嘉銘井田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明 文嘉銘井田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宋~金 澄泥圓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宋~金 澄泥圓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著眼於硯的各式形制。

王世貞則是摘選米芾《硯史》以史論硯的角度，先論晉顧愷之繪畫中的十蹄圓硯以及有兩足的風字硯。從西晉王羲之（303-361）、六世紀智永（活動於南朝陳~隋，557-617）的用硯，描述風字硯形至七世紀初唐的變化，硯首從微鈍方漸趨微圓，硯左右壁長邊由略斜漸向外撇，如鳳字，硯足從狹長而漸以圓為柱。再論宋硯「空高腰瘦，刀潤如鉞斧之狀」，有些「峻直不出足……或有四邊刊花」，硯堂從六朝的中凹成臼，自唐代漸凸，並從使用的角度說，墨池「純斗故勒深，滯墨難滌」，並影響用筆「心凸故點筆不圓，常如三角簇……援毫則非便也。」

米芾《硯史》所論晉、唐至宋硯形制的演變，基本上與當代學者研究考古出土硯的結論一致。學者研究指出，漢至六朝以石質長方形硯板為主，陶瓷圓硯至東晉數量大增。硯底有足，硯面從低於口沿發展至高於口沿，南北朝時則硯堂均高凸，周圍一圈凹槽，稱為辟雍硯。辟雍原是指西周貴族學宮，圓形中央為建築所

在，外環水池。硯面不施釉，硯底有足，唐代辟雍硯足下或有墊圈將硯足連成一圈，足為獸足或水滴等形，足數少則三足，多可達三十餘個不等。辟雍硯至中唐數量漸減，宋代出現圓形硯，北宋圓硯的硯堂為斜坡狀，或有彎月形墨池，硯底或斜而內凹或有三矮足，南宋圓硯的硯堂平坦而微鼓，墨池細如彎月，院藏宋~金〈澄泥圓硯〉（圖6），硯堂內凹，環形墨池，底有三低矮的圓足，硯底模印隸書硯銘（圖7），和北京通縣唐大莊金墓出土圓硯的形制及銘文十分接近。

此次特展展出明〈圓形歙硯〉（圖8），硯正圓，外環硯池，仿辟雍硯硯式。此硯為安徽歙石，色青黑，有角浪般紋理，材質細膩而發墨。此硯薄，硯底無足，硯背淺浮雕刻山水樓閣圖（圖9），上海元代晚期任氏墓出土的澄泥長方硯硯面上段飾蓬萊仙島，有類似做法，惟以陰刻線條描繪遠不及此硯繁複，又此硯周壁陰刻九螭紋及「大明宣德年造」六篆字，為晚明仿古硯。墨池凹槽內有乾隆御題。附百寶嵌硯盒硯，以螺鈿及染色的漆、木、骨、角片嵌



圖8 明 圓形歙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 明 圓形歙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明 圓形歙硯附硯盒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飾成五彩分明的花鳥圖，梅幹頭棲著喜鵲，樹下有椿花相映。盒底嵌銀絲成「吳門周柱」四篆字方印。（圖10）晚明流行以諸色寶石、珊瑚、牙角、螺蚌、漆木，雜錯鑲嵌圖畫者，稱為「百寶嵌」，嘉、萬時期最擅此技的名匠為周姓，有記其名為周翥，周初、周治、周製者，而張岱《陶庵夢憶》書之為周柱，贊其為「吳中絕技」、「可上下百年，保無敵手」。

仿宋古硯第二種類型為箕形硯，硯面呈箕形，側底有二足，硯首窄有高起擋邊，硯尾開口寬平，硯面低斜下沈，利於蓄墨，魏晉已出

現，盛唐漸流行。早期多錐狀足，盛唐之後有長方形足，晚唐或有硯面與側邊之間呈轉折銳利者，即米芾所稱的「純斗勒深」。宋代有些箕形硯的左右兩側長邊硯壁微內收，稱風字硯，數量不多，惟北方遼金繼承箕形硯的傳統，硯首常有裝飾帶並沿邊延伸至硯尾，宋代風字硯硯堂或傾斜或平坦至墨池處下陷，或有足或無足。院藏宋〈艘村石風字硯〉（圖11），硯首微弧而轉折方直，內加飾一道稜，硯側兩長邊內收而硯尾外張，底有二長方形足（圖12），硯首底一橫足，硯堂斜下，具有南宋至元代風



圖11 宋 饒村石風字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2 宋 饒村石風字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明 莫是龍銘鳳池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 明 莫是龍銘鳳池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字硯的特徵。

此次特展展品明〈莫是龍銘鳳池硯〉，硯側有「蒼雪菴寶用」篆字，故稱為蒼雪菴鳳池硯。（圖13）此硯的硯堂呈斜面，硯首墨池深，底有兩圓柱足（圖14），硯首加一稜，惟邊框

較硯邊低，硯身厚，硯首轉折銳利，側邊內收的弧線較為硬挺，和宋元圓滑的造型有別，是明代的仿古硯。硯背刻款：「疑其石也，何為龍之文：疑其玉也，何為魚之服。不欲落落，不欲碌碌，是將謂無名之璞。甲子春，雲卿銘，

仲玉隸并刻。真賞。」甲子為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雲卿即莫是龍（1537-1588）。銘文內容是引用白龍化為魚服的典故，比喻硯材的瑰麗溫潤，似石又如玉，稀有特殊，猶如不為人所知的才識之士。莫是龍為蘇州書宦世家，十歲能屬文，然考場失意，終生布衣，以書畫自給，寄情山水，與鄉里同好結社自娛。硯為文人親近之物，硯上題銘正是其心境的描寫。刻銘的章仲玉（1547-1614）是蘇州刻石名家，王世貞好友，其隸書古意而秀雅。

宋代以抄手硯為主流。抄手硯源於箕形硯，墨池提高與硯堂呈斜面，使底部空間增大，可抄手，硯側壁延伸著地取代硯足。北宋至南宋初期的抄手硯橫斷面為梯形，硯首略窄，硯尾較寬，硯堂呈斜坡狀，或有墨池較為下陷者。以本院藏宋〈張栻寫經澄泥硯〉（圖15、16）為例，硯底為斜面，硯呈梯形，側壁斜出如風字形，硯首斜下為墨池，亦和米芾所描述宋硯的形式相同。北宋中晚期至南宋硯堂漸抬起而趨於平坦，南宋抄手硯尤為常見。以浙江諸暨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）撫州宣教郎通判廖俛之妻武氏墓出土的端石長方硯為例，硯底為抄手式，硯面寬平，硯首陡降為狹窄的一字形墨池，硯高6.2公分，和前引此次特展展品明代〈王世貞銘涵星硯〉，以及另一件展品〈周天球銘玉堂硯〉的形制幾乎相同。

明〈周天球銘玉堂硯〉（圖17、18），長方硯，硯面寬平，墨池略收呈圓弧形，具有宋代流行玉堂硯式的特點，而硯底長邊挖空成斜面，無框，則為明代仿宋抄手硯的做法。玉堂指翰林院，借喻文人對科舉出仕的期許。硯側刻行書：「端以眼証而汝眼則藏，色以紫貴而汝色則蒼，是於偽則妨，而孰知汝之為德也則闡而章，汝惟底屬庶幾乎子念取友之藏。萬曆



圖15 宋 張栻寫經澄泥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6 宋 張栻寫經澄泥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7 明 周天球銘玉堂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丁丑（五年，1577）夏日，六止生周天球銘。」意思是說，端石的特點是石眼而你沒有顯現石眼，端石以紫色最為貴重，而你是黑灰帶深綠，這些特點會讓人覺得你是假的端石，那裏知道

這正是你深藏不露而實際上文采燦然的德性，也是文人引以為貴、視之為友而收藏你的原因。周天球（1514-1595），號六止居士，江蘇太倉人，嘉靖八年（1529）遷居蘇州，跟隨文徵明學習書法，好古文辭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與戲曲名家張鳳翼（1527-1613）等人集於石湖；也是王世貞的朋友，隆慶六年（1572）秋九月，從王世貞等人出遊太湖、洞庭東西山。

結語

王世貞論硯採用南宋趙希鵠及米芾的觀點，明代的仿古硯亦以南宋對晉唐硯的認知為依歸。辟雍圓硯起於南北朝至宋發展為平底或圈足或無足，箕形硯盛行於唐，至宋代硯邊內收呈風字外形，而抄手硯初為梯形截面，南宋常作長方形，並且出現高至6公分硯式。王世貞輩江南的仿古硯是透過南宋或元代的硯式，加入當時人的審美標準，方形小硯稜邊細而婉轉，硯堂略斜，角度和緩，顯得十分文雅而內斂，而長方抄手硯則硯形厚實穩重，鳳字硯在流麗中保留一分樸鈍，至於辟雍硯的年代稍晚，硯形較輕薄，硯背刻仙山樓閣的做法亦較為華麗。

硯初為實用書寫工具，宋代士人好硯，以詩文詠硯，讚美硯石之美，硯靜之德，以及硯臺與古人、好友之間的連結之外，很少在硯上



圖18 明 周天球銘玉堂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刻銘。出土宋遼金硯銘多為年款、作坊、使用者，前引金墓出土澄泥硯的硯銘（見圖7）是很特殊的例子，上海博物館及首都博物館各收藏一方箕形鐵硯，硯背楷書銘，並落款，也是即為少見的例子，但是明人則喜於硯上刻銘。明代硯銘的內容除了承襲宋代以硯石本身為中心的內容之外，更進而以硯德自況，將硯等同於士人，例如莫是龍銘鳳池硯的做法，就是在品硯、藏硯之外，開啓了文人與硯的另一層關係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參考書目：

1. 《北京故宮博物院》網站：<https://www.dpm.org.cn/Home.html>，〈端石銘弇州山人抄手硯〉，藏品號：故 133783。
2. 曾宇、李映福，〈長江中下游地六朝墓葬出土石硯及相關問題研究〉，《江漢考古》，177期，2021年6月，頁213-221。
3. 嵇若昕，〈唐宋時期箕形硯、風字硯與抄手硯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18卷4期，2001年秋，頁17-168。
4. 華慈祥，〈宋遼金出土硯研究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，2005年12月，頁255-287。
5. 趙進、季壽山，〈江蘇寶應出土的幾方宋硯〉，《收藏家》，2003年2期，頁2-4。
6. 蔡玫芬，〈南宋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器物卷〉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年，頁228。